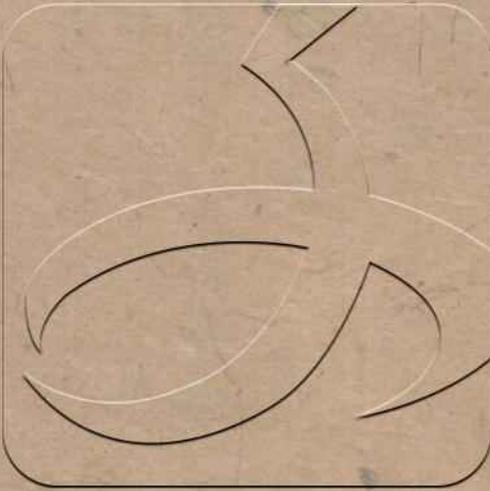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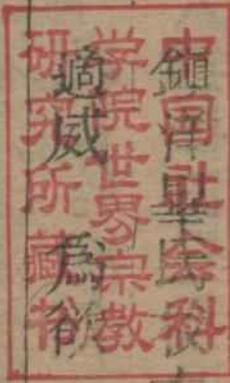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用民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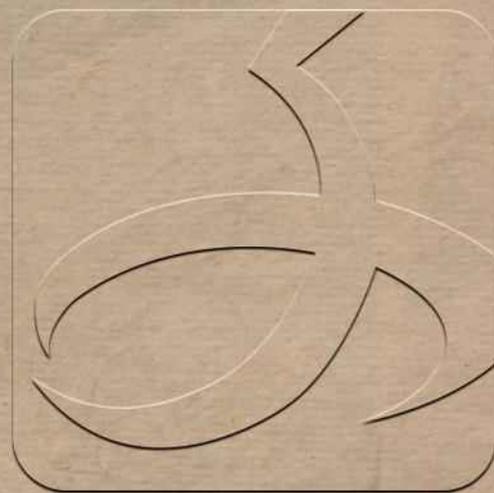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

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

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

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天下愈高

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然而



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

之誦湯有放弑之事然以通義斷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關况賢者乎

○注卑父之誦見下舉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難篇及淮南記論訓

短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為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撓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宮室不成也舜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捲捲莊子讓王篇

作捲捲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

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託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

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也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汗而自投於蒼

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子作清洽淮南齊俗訓亦同湯將伐桀因卞

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務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

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

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

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

穎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竝言投河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桐水釋文云本又作桐水司馬本作桐水

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圖之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

仁者居之也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請相

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已請為吾子為相○注下為字疑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之非禮義也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

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

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

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干伯之伯○募之伯音疑募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

斤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

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

賴不之賴不賴之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

不欲於物故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羞居濁世

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斤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

死此四人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

介之大者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

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

載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郤

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郤一作謂

路之人曰載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

亦兵也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

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載得矛可以

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

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載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

阿之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

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人疾驅而從之亦

死而不反反還也合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也合此處人

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

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

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

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曰縞之冠

丹續之袍袍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

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

離俗覽

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

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舊校云謂此當務則

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行

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存異乎俗者也故當功

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

當雖放之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

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又選崔子玉座右銘所引改不慙然後

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曰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

為養孔子辭不受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

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

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魯

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

夫○舊校云一作不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

魯問篇作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

曰子之師苟有至越也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

社三百以封夫子

社二十五
百社七

也三
五百家

公上過往復於子

墨子復白子墨子曰子

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

乎公上過曰殆未能

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

之意雖子亦不知

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

身而衣量腹而

負萌未敢求仕

賓客也
萌民也

越王不

聽吾言不用

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

無用越
為之也

越王不聽

吾道而受其國

舊校云
受一作愛

是以義

翟也義翟必越雖於中國亦可

墨子作是我以義
也鈞之羅亦於中

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
無及當是羅字之誤

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

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但其國恐虜

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

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

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

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
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

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

舊本缺臣字今據
說苑立節篇補渚宮

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
將二字若乙轉可不添臣字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

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

撓弱也

遂伏劍而死王曰

請成將軍之義○之字從渚宮舊事補此乃為之桐棺

三寸加斧鑿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

言伐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違

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

軍之善政子囊何至自訪王亦何人主之患存而不知

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

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

之廣也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校云

生一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

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

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

之亂也○注舊本殺之作殺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襄

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

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

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

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詩外傳

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奢渚宮舊事與此同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

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道有殺人者○道舊在廷新序同皆誤

與下追之及反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

廢國法不可阿私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鑽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

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

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上案渚宮舊事作令吏捨之

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

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冒石渚之為人

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日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

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

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岳

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

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

德迥乎天地通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泊也亦是妄改或是安也與

同澹義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臧賈

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今從舊校改臧之訓置木知何出虛素以公素質也亞其質以奉

公王之實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已亦疑是正之誤其之

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

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行乎

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覩也豈必

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

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

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

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

注之險也疑是皆險地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

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罇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

舊校云此一作上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

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

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胙

之也注之字疑衍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

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醢于

酒酒實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

言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劔死案

傳云編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

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濞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

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

名氏春秋卷十九 上德

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人閒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此理去曹過宋宋

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

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

鞭弭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

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田

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

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納也廣而儉無重耳二字。注當云

晉也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

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

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

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

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

矣博大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

呂氏春秋卷十九 士德

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

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

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

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

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

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

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

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

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獨

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

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

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

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

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遂

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

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容

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

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

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

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

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

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

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術字然案下文似不當

有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不能以尅敵也

者多有天下而亾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

遺民不為之用故滅亾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斲車不自行

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

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

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

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

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

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

呂氏春秋卷十九 用民

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

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

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

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句

踐試其民於復宮舊作復宮劉本作復宮案劉總民

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

之使人赴水者賞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

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郤猶止也舊

莫邪良劔也不為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利怯者鈍也

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

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距大邦此之謂也

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

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

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

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當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

為管管准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鴻水倒

投棄之梁仲子云水經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

投之鴻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

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日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是節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所求也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

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今世之人

是為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

主多欲眾之○似當作多欲民眾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

不有不得有其位○注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

心愛之謂也○似當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

位也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安息

也不得安其位由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

此多其讎生矣立猶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

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

上也若壘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

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

化有如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

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

何也○雜事五俱作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

勝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申李克對曰驟戰而驟

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

國不亾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

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上下俱極矣之亾猶晚猶此夫差

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

公進退中繩一作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

善以為造父勝也使之鈎百而少及焉不達顏

闔入見見謁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

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

人也任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妾矣若實

顏闔莊公為妾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

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

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

公余攷莊子人閒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

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

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

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

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

考誤以為魯莊公嘗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其

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竝作畢其

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

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

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

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

其馬即下所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

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

從之也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重為任而罰不勝

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

者而罪之也

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

繼脫兩難字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是以罪召罪召致

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

功舊校云命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桀

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舊校云一作而身為戮極

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即君也一日鄭相

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周鼎有竊舊校

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舊校

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

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眾其視有

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

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子至貴也

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

勸樂也興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

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

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

古音扶如輔聲轉為蟠漢書天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

○舊校云不敢卻也卻猶止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撰撰古耕字○案

趣一作赴疾庸則撰必非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耕字又似屬下句關疑可也上既云務耕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

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

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

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

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履冠帶宮室

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一同三也

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桀紂不能

離不能離而國亾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

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

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

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亾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

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

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

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

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或折其骨或絕其筋

呂氏春秋卷十九 為欲

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
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
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
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
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
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
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
下降○僖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命去
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與韓非不合

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間之乃下衛人間之以文公
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
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
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
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
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
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

爲欲

之有也

人之有他

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

地之物畢為用矣

畢盡也

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

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

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

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

春之德風風

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在木曰實在地曰菰

夏之德

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

遂成也

秋之德

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

堅好成也

冬之

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

不開氣不通也

天

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

乎於也

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

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

易輕

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

親比也

百工不信則

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

貞正也

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

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當猶應也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

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

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

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
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

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子齊據此疑侯
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
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
施之正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

公曰○曹翽左傳作曹翽公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
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
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

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
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

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
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

於君前即以頸血滿衣之意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

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

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
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

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
而欲勿子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

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而臨難而不能勿
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賸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

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
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

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

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

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竊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日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

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

五伯以侵奪之事也

傷毀也

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

責人則以人

○梁仲子云此即以眾人望人之意

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

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

飾飾讀曰勅勅正也

故任天地而有餘也德饒也

不肖者則不然責

八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

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

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

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

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

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

瑕璣

○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精也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病乃俗作字書不載

先

物之不可全也

○不可全舊本全上衍一不字今刪

故擇務而貴取

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季孫氏武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舊校云論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也

未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

以道術論之而慮見遠外也

季氏使之○注非也受其養則魯國以訾訾毀也毀

不見遠外於以論道術則便矣

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

濁而游乎濁螭龍之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文侯欲相之而未能

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

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新序四樂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為

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

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

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

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雖

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

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

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

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

舉難

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

卜釋也成季成瑣翟瑣也

相也者

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

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威愛也者私安也以私

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

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

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翊之也注羽翼舊倒選注枚叔

七發引作宣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

羽翼佐也

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薛任車不

我任我輦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薛任

此則是已

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宣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

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

士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

有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

引說苑曰宣威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

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宣威飯牛康衢擊車輻

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

碩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

夜出迎客而宣威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昏從昏飯牛薄夜半

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

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縠布單衣裁至

斟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

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

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麝布衣兮縕纈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厲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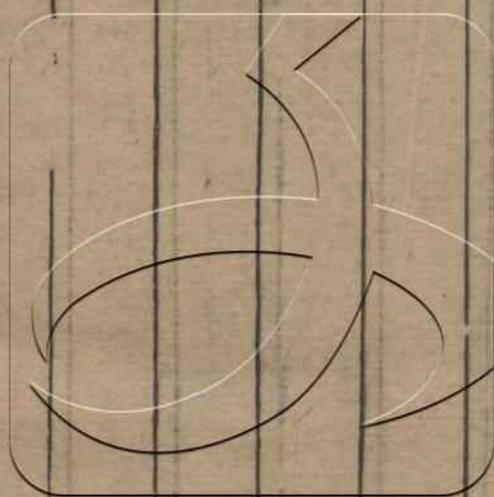
此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

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治桓公大說將任之任用也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與如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匹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桓公得之矣當此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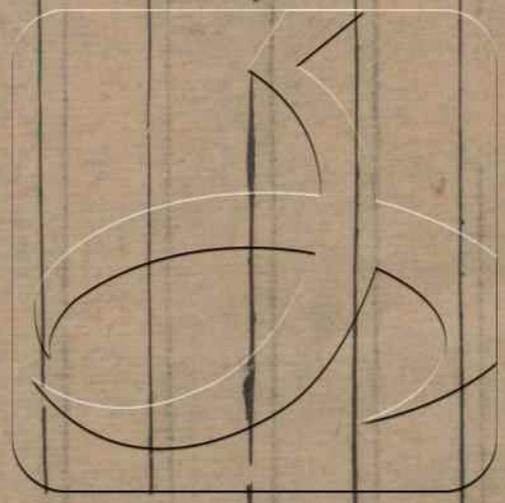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總校王詒壽分校

章乃錫校許佑身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鎮洋畢氏校本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

衛扞也

肌膚不足以

扞寒暑

扞禦也

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

從隨也

勇敢不足以

却猛禁悍

禁止也

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狡害

者寒暑燥溼弗能害

古人知為之備

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

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眾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也羣眾而人備可完矣

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

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

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

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

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

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

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君道何如利而

物利章熊虎為旗章明識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非疑當作

北猶言北海之東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

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

越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

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僰讀

如匍匐之匐篇笮之州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

者先言氏羌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隼所鷺須窺之國饕餮

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

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

賢豪者也。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也。類種聖

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也。慮計莫如置天子也。置

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

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陵弱眾不

利天下言以天下為已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

後世則以天下為已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作如此

方與下文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

意相承接。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

其君之過也。諫止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

殺趙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

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

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所道猶言所由。趙策無所字。謂子有志則然

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也。索求。襄子必

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

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

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

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為為之六字。兩本皆凡吾

可通無此猶言無如此。吳師道疑其有缺字非也。

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

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諡公君也○案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

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為不知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

夏日則食菱茨菱茨也茨雞頭也冬日則食橡栗橡栗也

似栗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往死敖公之難也

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

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

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

也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

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得後世不知良臣之君

慙於不知人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

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

人主之志節也○人主御覽六百二十一作人臣非是

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

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

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也安雖長久而

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

重矣陳無字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樂高氏戰于稷樂高氏敗又敗於

疆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樂施高其與伯成子高周公

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

股肱周室輔翼求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堯治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

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

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

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

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新序節

自此繁士篇作刑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蓋行乎無慮吾

農事蓋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莊子作無落吾事慮落聲相近協而耰遂不顧和

也悅也耰覆種也顧視也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

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

之亂也以止後世爭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

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

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邱渚海阻山無之字高字渚屬下讀是營邱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

階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為階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階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出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為中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選注是故地日廣

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

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

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

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

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特險也

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

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

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

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閒隙屋之翳

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

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

此也固矣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訾

毀之故曰豈不悲哉也後門日夕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違去去

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

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

下惜死也惜愛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

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

亦自愛其死安能不肖人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

道其不濟也與國士之衣哉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

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識知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

矣加上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

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

弟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

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注末也

字當與邪同猶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

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

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

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

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子與崔杼

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

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舊本注多訛今從許本延陵

參以左傳改正是與下左傳有有如上帝四字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可季子吳壽夢子札也不肖

故曰延陵季子也注了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

蘧賈伯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曰皆有所

達也達於高位疾顯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也惑動荆有次

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

等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並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

選郭景純江賦作仗非唯揚倬注荀子勸學篇所引同

干遂如高作干還反涉江也涉度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

將揚倬作干越淮次非謂舟人日子嘗見兩

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南注作二千五百斤

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

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

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

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孔子聞之

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

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

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

何憂於龍焉憂懼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則禹達乎死

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

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蝨息○蝨

字疑全案賈誼書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

全冒楚棘一作蝨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

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俞然而以待耳俞安晏子與崔杼盟

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

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不與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

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

直兵造曾句兵鉤頸直子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更則

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竟也言今竟子○注竟

舊本作競誤杼欲置晏子於死則是終晏子曰崔子子

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

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

二後漢書黃琬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滄旱

麓李本作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梁

作干麓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綬而乘

思○援舊多作授注本作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撫

受索意林作授今從之舊木作無良謂案晏子俱無良字今據刪正曰安之

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拊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

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

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距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

故曰去之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

未失也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夏后啟鄒公子之名踐繩之節

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

諸侯幸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以處於晉而迭聞晉

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百人為豪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事未嘗聞踐繩之節願聞踐繩之節舊校云迭一作

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啟曰

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以為不可

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舍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

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

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所利論之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

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也何足以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出凡使賢不肖

禁之也使賢以義使不肖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

異以利故曰異也使賢以義使賢以義使不肖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

則可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

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為已用也

知分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

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

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中則影隨之故日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

來眾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

寇召致也有獨亂未必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

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

得其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為

之有況於賢主乎日有讀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

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

動者不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不來伐已凡人之攻伐也

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為攻矣無實

國雖彊大則無為往攻之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

矣傳曰取亂侮也此是也

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岸也梁

之戰以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屈

服南蠻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却猶止更改禹攻曹魏屈

驚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啟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何書也案路史國名紀夏后攻曹

魏屈驚呂覽云啟潛夫論曹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

魏駘為吾西士盟會圖云贏姓隰之吉鄉北有古屈城

北屈也舊本禹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三王以上固皆用

召類

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

者愛之微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

之元也元寶警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

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

故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

司空故改為司城觴爵飲尹池酒也○土尹池御南家

之牆犖於前而不直犖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其宮而

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不禁○徑新序御覽作經舊校云一作注孫云李善注文選張景

陽襍詩引作注於庭下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司馬子罕

曰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

鞞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日鞞鞞也作車鞞之工也○者也

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鞞履空也徐曰履設

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

以食三世矣作鞞以其食

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鞞不售無以自食

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

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

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相仁賢者能得民得

歡仁者能用人人為之用也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

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

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宋在三大萬

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乘之閒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

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

且節與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

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賢臣柰何以

為般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遂君擅

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御覽四百一

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御覽四百一

大以為宮柱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御覽四百一

名蒿宮也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御覽四百一

引作曠之注曠視也音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趙

貴案睹見也疑非視義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趙

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

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

字子魚論語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易

云直哉史魚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易

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

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

公叔發公子翬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賢

也○案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翬

疑是臯之訛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懼趙簡子按

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

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

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日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

比猶致也血脈欲其通也通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

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

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汚也樹鬱則為蠹蠹

木中之蟲也草鬱則為蕘蕘穢也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

草鬱即為蕘疑蕘本是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生德疑主德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

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

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

民國人皆誦怨誦怨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

誦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也召公奭未必至厲

也王時尚在據韋昭住周語以為召康公之後穆公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不敢失言王喜以

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

也障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

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

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不目

見日矇師矇師詩云矇叟奏功周語云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矇叟曲史獻書師箴駘賦矇誦百工諫注引

詩與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叟依字作庶人傳語庶人

叟又案史記屈原傳集解亦引作奏功庶人傳語無官

者不得見王故近臣盡規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

傳語因人以通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上無過舉過失今王塞

善而行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

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

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亾國之俗也

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

正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出罷公不

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幾何疑是請

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

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忘老而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名

之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若何其沈於酒

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墮壞今樂而

盍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

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管仲不與

桓公燭不畱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

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以為景公

晏子事恐皆由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于高六

左傳而附會耳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善衣東布衣白編冠顙推之履

王也湣王宣王之子

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顙推之履弊

衣而步也列精于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

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顙推之履必

非弊履可知列精于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曰公

侍者惡有著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闕諸侍者曰公

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列

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白照

曰惡丈夫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

之狀也阿曲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聽而敬

哉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以我舊本缺以

字今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

補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

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此又

影合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

忌修事孰當可而鏡孰能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

者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醜

之而托以乎錫摩以白旃是說鏡之明已也士有明已

卷二十一 達鬱

六

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得其細失

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

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此之謂也

○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赦厥厥之諫我也必

此注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疾

於無人之所所慮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

我醜醜惡○案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

君之過也過明也○案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

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敦厚也土色黃也

士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

之色也○注戴受疑是載受別本受作愛今從許本作

受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

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居處

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離以

求存離周也○舊校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猶志布

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鮌為諸侯怒

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

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也欲得三公

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為城池之固舉其

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

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

副當讀如為天子削爪者副之乃殛死先殛後死也

梁仲子云海內經郭注引啓筮副作副禹不敢怨而反

事之官為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事舜以通水

療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昔者

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

廟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如已之譖曰以為不

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注曰字疑是因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歎辭

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

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

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

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眾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

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

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合舉兵以攻齊也請合疑當作請今使

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

也願辭不為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

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

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

者蓋力不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

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

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

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

也使者行至齊行還也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眾

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

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

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

實官長也使聞知也王使復舍也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為燕重齊國

以虛也七十城繳田單固幾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

事未訖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即墨而民擊騎劫軍盡破

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不反舊作不及

注未作幾不及免矣兩及字皆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

單以即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焯齒殺之擢其筋懸之

民大破燕軍故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踏之必

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

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晉王驕亂

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據

注臨當讀剖與舉為韻序其其唯有道者乎有

名序字必誤疑是成其名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

高而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

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

大夫也使如齊不假道於宋也○申周即申舟古

字通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

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曰楚之會田也

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請誅之乃

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

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渙水

又東逕楊亭北即春秋楊梁也近水莊王方削袂聞之

故有隄防楊場古通用隄李本作腹

曰嘻嘻怒貌也○孔太史廣森經學卮言曰削裁也投

氏遂以投為振壹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劔及

若拂袖之義誤已諸門及寢門車及之蒲疏之而蒲疏左傳作遂舍於

郊邑外與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之

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委服告病病曰大國

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

乃為却四十里○左傳作而舍於廬門之闔廬門宋

所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舊此下有

也

也

也

因下文而
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

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

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

於漢陽水北曰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叛而討之以義

進也服而舍彊不足以成此也傳曰彊而不義其斃必速唯義以濟故曰彊不

足以成也○注斃舊作辨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物

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

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此之謂也○善水無辦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潘傳作潘無備召

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士不盡規故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

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

也經道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

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三郟錡也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偪不偪迫也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欒郟錡至

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却

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游獻子也幽囚也○偃字伯游諸侯莫之救百

姓莫之哀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

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

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

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開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

進曰荀子堯問篇新序禘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

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

敢問其說王曰仲已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

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已者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

此取友上亦有為字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

我其亾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亾乎○注名字似

所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

得友而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

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

之言而自謀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盧云原水之原也川仰補而後大君受言而後聖原其可竭乎

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

宣王為大室大舊作太今從新序刺奢篇校改大益百畝益新序作益下同御覽

一百七十四同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

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羣臣莫敢諫王無春居問於

宣王曰序作春居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君子

不重則不威而反自樂何以為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

賢也注反自舊本倒乙正曰為無主賢無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

臣乎王曰為無臣賢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

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臣字舊本缺從新序補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

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新序作寡人尚尚主也

不肖而好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

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

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徼於

河說苑君道篇作樂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

而鸞徼來之說苑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

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

成子吳起近之矣○舊校云近一作有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

郈成子魯大夫也○梁仲子云外傳魯語上注國作同右宰穀

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

以璧送郈成子○李善注文選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

劉孝標廣絕交論穀臣作穀臣其僕曰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

過衛不辭右宰穀臣歡歸者也今侯潔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潔郈成子

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

而送我以璧○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寄

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孔叢

皆作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

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

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

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注右至使

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孔叢分祿而食之其子長

而反其璧返還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孔叢作仁可與託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

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古氏春秋卷二十一 觀表

文王錯譜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

志視舍天下若舍屣疑弊履○前長見篇已今去西河

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曰子弟識也君誠知

我而使我畢能畢盡秦必可亾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

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

魏入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削弱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

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

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本

作氏案與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腠腠後竅也腠字讀如窮穹之穹○腠乃投伐褐相

胷脅管青相臄胸○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陳悲相作唇吻御覽及百九十六同

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贊御覽作賈凡此十人者皆天下

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

○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其所以

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徵也而微驗知節之高卑足之

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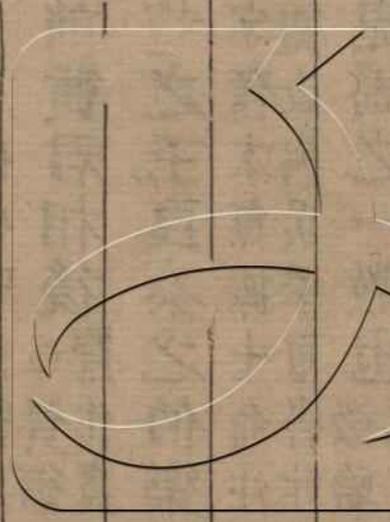
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

白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幡亦薄也。銀作鐵物言薄合薄也。○語未詳當出緯

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子云淮南倣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

吳承志校金肇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

動蘇也

時雨降黜草木育矣

育長也

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

通利不壅閉無

疾病矣

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

雄曰鳳雌

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夔龍稷契舜得

益湯得伊尹武丁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

來為稽矣

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稽遲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

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周宣王立共伯和遂歸國誘時竹書未出故說此多訛周

厲之難天子曠絕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而天下皆

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

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

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不助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憎之不在故曰豈為一人言哉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

曰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

之戰國魏策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期更日更改

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

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

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猶

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

歷葬於渦山之尾梁仲子云魏策作楚

滑山之尾初學記十四引作渦水之尾樂從水舊本訛

從木吳師道國策注姚去云樂音鸞說文云漏流也

日清也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題舊本作頭據李善注

云題也文王曰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

水見之見猶出也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於是出而

水見之樂水初學記引作明水國策注同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開春論

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
 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國策無兩字因弛期而更為日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
 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與又同國策作又因
 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
 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

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

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

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為潁谷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

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

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去

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凍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

高為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

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

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子懷子也樂

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臞奴戮也律坐父兄沒

八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臞臞繫也。案字書無臞字疑是臞縮胸之意也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不

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

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說叔嚮也范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

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

之刑也殛鮌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鮌之子也周之刑也戮

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相成王而尹天下

也。注以蔡叔為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

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

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人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

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

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曰豈不過哉

今夫塞者塞舊本作塞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勇力

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

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

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賢生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

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已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

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

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善注

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慮今案慮字是慮義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

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也

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宓故字作固古通用

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

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斲生事精說苑作斲生

事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

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乎火

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

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走趨也。孫云李善注文選于令升晉紀凡國不徒安

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趙簡子晝居

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趙簡子晝居

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

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

欲之請令伐之○令簡子曰不知而言也而衛有士十

人於吾所於猶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

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

兵按止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

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

軾馬尾兵車不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

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有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吾安敢驕之驕慢

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左太段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

干木為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詣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

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居無

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唐與魏文

侯相接淮南正作庚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

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為然乃按兵

輟不敢攻之輟止也○敢字疑衍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

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

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

傷輿死尸同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

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

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

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斲首以易冠殺身以

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

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為注謂疑讀

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斲頭以徇利則亦

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

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辭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注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紺諸盤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

今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有○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有事

補之以犬馬而不受○此句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

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則大馬句可不增詩大雅絲

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此句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

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有字定誤 狄人之

所求者地也○淮南句上有曰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

地與狄人戰鬪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言勉

殺人之子弟也○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當有子字且吾聞

處居也教邠人務安居為臣等耳故曰奚以異○言勉

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土地也所

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養者謂民人也策策

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連結也民相與

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 太王亶父可謂

能尊生矣○尊重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

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

命故曰豈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

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復謚也韓武子五世之

當作六世哀侯○昭釐已說見任數篇此五世

當作懿侯也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

之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

之必有天下君將攬之乎○音歟昭釐侯曰寡

否歟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審爲 八

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

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戚近也舊本

或作臧案臧不當訓近莊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眾矣

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

不過過失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

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

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淡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

意得本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

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

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

惡言當靈神以保性也○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

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從之又下不縱作

不從又惡乎淮南作怨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

傷則天殞札瘥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

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

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士

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

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詩云不績其麻布也婆婆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故

身親耕妻親織身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

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以

民為務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

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

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公輸般為高雲

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魯往

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見荆王

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

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也其不得宋且不義猶

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不得宋必且有不義則曷

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宋王

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墨子

愛類

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

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輟不攻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

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

發龍門河之阨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

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稽積其深乃出於清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

也畔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

也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黃氏曰抄

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此為彭蠡之障不乾東土所注必承上為文且亦不必連下乾東土也

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

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水勤勞為民無苦

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匡章謂惠

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

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逆相違背也○古倒字皆作到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

曰石可以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

耶代子也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

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匡章曰齊王之所

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惠

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

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伐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

為不用兵也。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

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

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卒之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

則溼為下溼信遲久之也。案荀子修身篇卑濕重遲作濕字為是音他合切。所為貴驥

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

十日亦至千里故曰與駑駘同也。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

也小曰鏃矢大曰篇矢。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為與無所

至同也。舊校云無至一作無矢。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

不足者民也今君主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

也臣無所得為君計耳。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

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

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

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

王尸者盡加重罪遠三族矣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

以報其讎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之速疾也

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

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

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之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白死告

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

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

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

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

此不當又訓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

為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以為不信因厚罪

之伶悝者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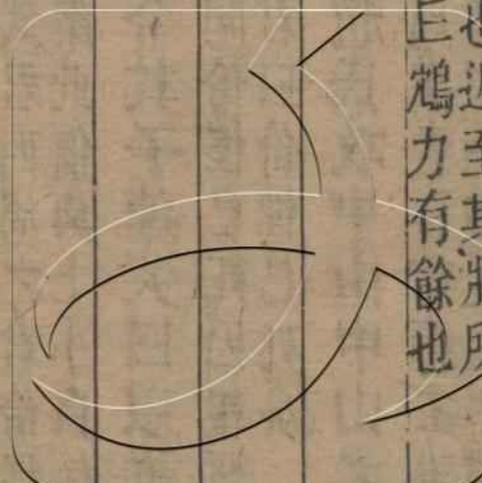
吾丘即虞邱漢書吾丘壽王說苑作虞邱鳩當即歐

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從亢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

三百十三又三百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

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
然後死言吾巨鳩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

吳承志
金肇麒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孰猶思也

無水曰谿不可不恩行也如入深谿不可使滿

君子計

而平也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

行慮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

傳曰蘊利

乃不有知不利之利者則何與言理矣

理道也

荆平王有

臣曰費無忌

宋邦父本從左傳作極各本俱作忌與史記吳越春秋同

害太子建

欲去之

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

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也

美好無忌

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忌說王曰晉

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其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

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也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

鄭魯衛也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

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

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

劉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左傳齊晉

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

連尹執也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忌

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也

囊之孫邾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注光唐無攷高或據世本為說宛字子惡注也字說又謂邾宛

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

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

好甲兵甲鎧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

因以為酬酬報也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案古者

因以為酬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循之意故曰

執也今據詩形弓傳改正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

焉左氏昭廿七年傳作帷諸門左梁仲子云帷帷形

文縹帷本或作惟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

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甲也遂攻邾宛

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動作者左傳作進胙者

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

子高之父也。成左傳亾夫太子建夫衍字案昭廿七年左氏傳作喪

太子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眾

不幸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

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

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人以公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曰莊公之弟也慶

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拯崔杼之子令之爭後

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鬪鬪也鬪讀近鴻緩氣言之。拯與杼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

使極之舊訓誣於此不切義當與喉同今人言挑撥意類近之鬪舊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鬪字

下云兵鬪也又下降切俗中鬪集韻類篇皆同韻會鬪依說文从門謂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說為非今鬪字

亦從之亦從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畱吾將

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嬖與甲以誅之盧滿嬖左傳作盧蒲嬖蒲滿

一字形近古書多互出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校屬燒其

室屋邾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

絞經 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字

也 公孫竈公孫薑誅封無字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

董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其誅慶封也

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又去

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荆靈王聞之

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得慶封

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母或如齊慶

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乃殺之亾其大夫謂

四年傳作以盟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

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

死矣死而又死身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

皮惡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

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也

始首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

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脫一則字趨

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

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

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

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

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

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

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

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

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

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

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

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

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

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

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有罪於魏推

此言之復歸魏矣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

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庇魏人也○襄庇即穰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同戰于梁赫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本或作疵者訛

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

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

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奚待也待特也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

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

父客索隱云抵歸也此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今續

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今續

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

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

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

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

相輸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

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亾國之

主似智亾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

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為其可以

南可以北言乖別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

路御覽三百三十八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

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當至別本作嘗至

今從元本御覽三百九十一一作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

說喜之御覽作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

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

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

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倒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

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

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

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幽王

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

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為諸

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馬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年傳乙正梁

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注後漢喜効人之

子姪昆弟之狀喜引作善案子姪之稱如見於此邑

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諷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

慈哉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為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

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
 信之曰諶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欲
 於帝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帝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夫人望其真子○選注作丈人
 望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之○其真子舊本作於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
 真子今從選注改正
 巨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
 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
 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學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

之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
 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
 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
 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
 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
 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則不足

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

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若民行可知者王威利

無敵而以行不知者無仁義之行也小弱而不可知則

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

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

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

弱行之滅滅破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

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

不欺詐人巨木人所同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見也期會其

下蔭休之也故曰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

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咨諷之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

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

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十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之賁

賁賁案詩作奔奔賁與奔古通用左傳僖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子貢曰夫賁亦

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

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

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

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又

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

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

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

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

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

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

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夫

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

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

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

九津青羌之野榑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榑木即扶木為

欲篇東攢樹之所搢天之山山高至天也搢音民鳥撫也疑亦與捫同音義

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至交阯孫

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為為已也與

也巢族也偃息也啁音超也啁噍莊子作鷦鷯注與即也疑誤兩與字皆語辭又偃息也衍啁音超亦非高注

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也歸終也惡用天

下惡安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

北曰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橫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

莫之妨不以物故感愛習故也感親不以害之故賢者聚

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

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眾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

眾口止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

欲取國也。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上當有眾疑二字

云皋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云二字以

眾為皋子之名然於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

人與無人視其有無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

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

思豈無他人將事秦荆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

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

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狂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

似獲獲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獲猴獲此獸名也

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

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

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

也審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

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

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

也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魯哀

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

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

以為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

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

也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

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夔者也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而之以平天

下和調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

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

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

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

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疑是孫

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子卜商

也意林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作渡河子夏曰非也

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案已古文作

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

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

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

之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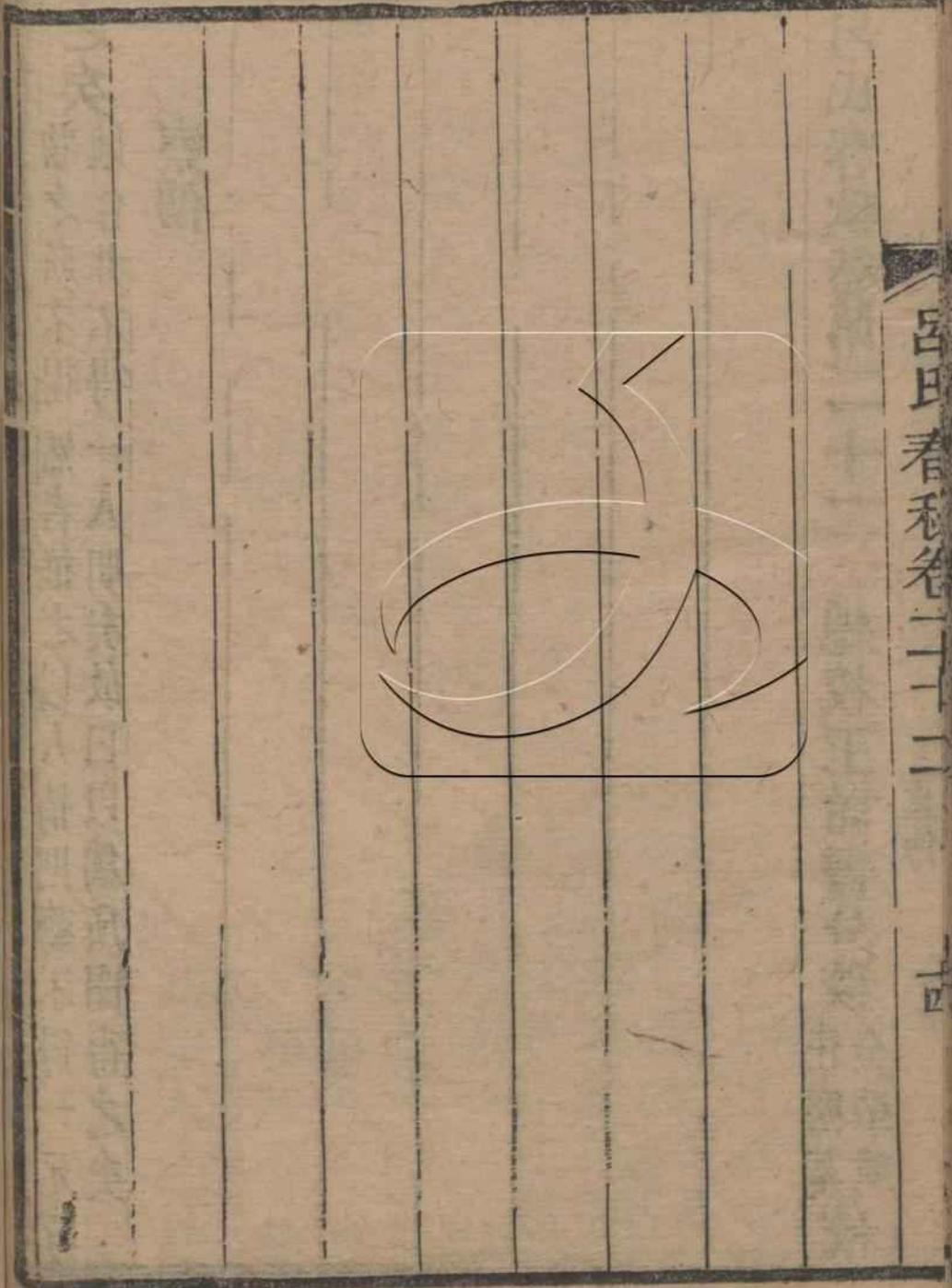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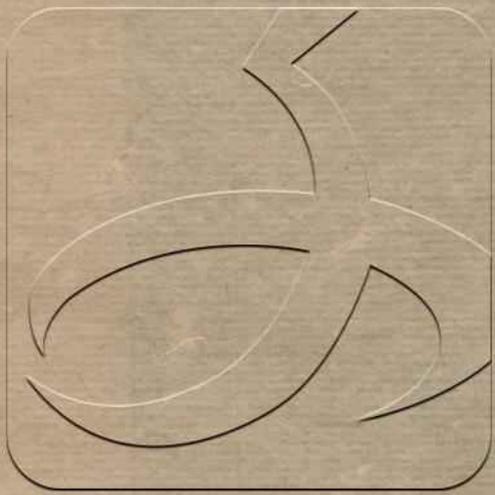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總校 土詒壽分校 注熙葵 金肇麒 校

察傳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十四

